

(法) 雷内·卡那
居伊·多利
巴斯卡尔·方丹 著

欧洲广岛

建设有防务的欧洲

欧 洲 广 岛

——建设有防务的欧洲

雷 内·卡 那
〔法〕居 伊·多 利 著
巴斯卡尔·方丹

马为民 孔明辉 俞纪民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René Cagnat Guy Doly Pascal Fontaine

EUROSHIMA

——Construire L'Europe de la défense

par les éditions MEDIA Paris 1979

本书根据法国巴黎默迪阿出版社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俞纪民

封面设计：孙 政

欧 洲 广 岛

——建设有防务的欧洲

〔法〕雷内·卡那 居伊·多利 巴斯卡尔·方丹 著

马为民 孔明辉 俞纪民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4.25 字数：85,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700

书号：3003·1638 定价：0.40元

欧 洲 广 岛

我们之所以把欧洲与广岛相提并论，不但是为了形象地说明我们的担心，而且还通过本书的论述，来反对欧洲各国闭眼不看现实的态度。人们实在担心这种态度会使欧洲国家遭受覆灭或奴役。

那么，建设一个有防务的欧洲是否有可能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动乱不安	4
第二章 面临威胁	17
第三章 二十世纪末的战略	38
第四章 法国人的真正安全	52
第五章 今日欧洲的防务状况	63
第六章 处在一体化边缘的欧洲	77
第七章 建设欧洲防务：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因素	93
第八章 今天的可能和明天的希望	103
第九章 为培育一种欧洲意识而努力	114
第十章 共同防务：维系大西洋团结与建设欧洲 机构	121
结论：冲破禁区	130

前 言

欧洲正面临着威胁。

从华盛顿到德黑兰，从金沙萨到比勒陀利亚，欧洲防务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正在崩溃。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表明，苏联就要赢得这场赌博了：它在战略核力量方面即将赶上并超过美国。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涉及到欧洲战区这个所谓的“灰色区域”，因为这个战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成为两个大国的赌注和抵押物。

1979年1月15日，《世界报》有这样一条标题：《苏联总参谋部正在提高华沙条约部队的干预速度：在欧洲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只要四十八小时即可准备就绪》。面对着雄心勃勃的苏联，美国却无所作为。美国耽溺于同中国调情，在非洲和波斯湾的不稳定的局势面前又显得畏首畏尾，这样它就势必同欧洲疏远了。

1979年1月4日，西方四大国首脑聚集在瓜德罗普岛，共同探讨了外交前景，估计新的力量对比和二十一世纪的地缘政治概貌。

多年来，欧洲人一直生活在令人快慰的可靠的安全保护之下，这是因为：美国一直承担着保卫欧洲的责任；苏联人至今仍继续执行着不可逆转的缓和政策；法国依靠本身的威慑

力量使自己的国土成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庇护所。但是，现在应该是研究上述这些情况是否具有可靠性的时候了。

当今世界变化速度之快是令人头晕目眩的。过去有些概念大部分已经过时了。面对着这种情况，欧洲的当权者们在为后代准备什么样的安全呢？

自从1954年组织欧洲防务集团失败以来，欧洲安全已经成为了人们谈话中的一大忌讳。

然而，欧洲安全的实质性争论依然存在。当欧洲人刚刚选出即将参加欧洲议会的议员时，他们对竞选辩论中那些不现实的方面仍然感到迷惑不解。

有人说，法国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侵犯，独立受到了威胁。但是，如果怀疑我们的某个伙伴国或共同体的某个机构在搞见不得人的勾当，那岂不是认错敌人了吗？

还有人断言，经济危机、失业、财富分配不均才是人民真正感到忧虑的事情。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欧洲由于没有战略手段，缺乏意志和团结，而只得在专制的敌人面前屈膝投降，那还能有什么繁荣昌盛可言，还能有什么社会正义可说呢？

三个年轻的专家——两个是现役军官，一个是大学教授——聚集在一起，讨论了使他们对当前形势感到焦虑的问题，并将他们的共同看法公诸于世。

他们的结论是明确的：由欧洲人自己来组织欧洲的集体防务是刻不容缓的，也是可能实现的。这样做不仅关系到多元化民主制度本身的存在，而且还关系到维护自由和保护欧洲的文化财富。所有的欧洲人——不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热爱这种文化财富，因为它使欧洲人确立了自己的

人格。

考虑组织欧洲防务时，不能撇开美国这个盟国，更不能去反对它，否则就会让战略敌手从中渔利。不，决不能这样做，而应该反其道而行之。组织欧洲防务，就是要通过建设欧洲这一极，重建大西洋联盟的平衡，从而进一步加强这个联盟；要使欧洲人产生对自身命运的责任感，从而提高这个联盟的效能。使美、欧双方都能尽职尽责，这才是民主。

在1946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温斯顿·丘吉尔曾大声疾呼地说：“站起来，欧洲！”。三十三年之后，如果说欧洲已经从它的废墟上站起来了，那也只能说，它还没有完全站立起来，因为一个国家真正站立起来的基础是它的安全和独立。如今，应该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现在，一个生产发达和商业繁荣的欧洲已经存在，而且各方面都很顺利，尽管经济危机带来了某些困难。但是，只有当欧洲找到一种指导思想，并且意识到欧洲各国是休戚与共的时候，欧洲才能前进。加强安全的愿望将促使欧洲进一步觉醒，并将推动欧洲人制订出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

安全必将成为促进欧洲建设的主导因素之一。

本书所论述的观点并没有受任何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它只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信念，即：不能用和平主义和善良的愿望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当出现不平衡或真空的时候，就会发生战争；和平，须要通过有组织的努力来争取；威胁，决不会由于我们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就会自行消失。

只有当欧洲坦率而勇敢地着手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独立自主的。

第一章 动 乱 不 安

七十年代初期，欧洲躺在缓和的安乐窝之中。越南战争的结束，似乎标志着在第三世界范围里军事战略对抗行动的结束；国际间的谈判增强了结束东西方对峙的前景，而西方各国的防务预算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它们的防务预算下降了，这说明它们宁愿要改善生活福利，而不要制造坦克。

1975年以来的先头几年时间中，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伊朗到黎巴嫩，整个中东处于动荡不定之中；宁静的非洲炮声隆隆。在超级武装的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备战活动。但是，美国在精神上好象萎靡不振，欧洲忧心忡忡，同时也虚弱无力，因为它处于四分五裂。

我们还应看到，第三世界三十年来一直动荡不安。今后，欧洲也随时可能发生动乱。

欧洲的不稳定因素早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就已经处在萌芽状态。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把紧靠西欧、距斯特拉斯堡只有二百五十公里的那一大块欧洲土地拱手交给斯大林的苏维埃帝国控制，在历史的面前，他们对此应承担重大的责任。这个本非属俄罗斯人的欧洲，却被用坦克支撑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布有铁丝网和地雷的围墙分割成为两个部分。这种分裂状态依然深刻地影响着目前局势的发展。那道把欧洲一分为二的围墙阻止着欧洲各个民族——它们同属一

个大陆，具有同样的欧洲文化——深入交往。

如果没有美国军队驻防欧洲，大概整个欧洲早就处在苏联的支配之下了。西欧各国之所以能依然故我，仍然是一个未被奴役的民族，仍然是一个自由的民族，那应当是美国的功劳。三十年来，美国人充当了世界宪兵。在上几个世纪里，当欧洲各国十分强盛的时候，它们也扮演过这个角色。可是，人们不大喜欢这种保护者。

战略上的矮子

两个超级大国的对面是些什么国家呢？有中国、有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欧洲。尽管一些研究战略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家们热切希望看到一个多极的世界，但在目前，中国、第三世界和欧洲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中国成功地创造了许多惊人的成就。它已不再因发生饥荒而饿死人，它已拥有了核武器，它在第三世界传播着一种使苏联为之不安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本身属于第三世界。但是，中国还远未具有在世界上采取战略行动所必需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面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只具有很有限的威慑性。它在军事方面的分量，仅仅比印度或越南这样一些二等国家稍强一些。只有到二十一世纪，中国才可能对俄罗斯帝国构成威胁。

从战略上讲，第三世界的意义就更小了。简单地说来，第三世界的问题是要取得发展的问题，有的甚至还要解决温饱的问题。饥饿也可能变成一种战略武器。超级大国把大量武

器运到第三世界，使它成为它们的一个竞技场。它们在那里角斗、较量，而不必冒直接对抗——包括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风险。这样，第三世界就成了它们推行间接行动战略的赌注，即战略决策者们追逐的对象。

剩下来的便是欧洲。二十世纪末的欧洲在人力资源方面要超过美国和苏联。欧洲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它是脆弱的，因为它仰赖于外国：一方面，它的能源和原料必须进口；另一方面，为保障欧洲经济的活力又必须出口。此外，欧洲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也没有军事上的团结，因此，它只具有战略属性的一半。欧洲缺乏最基本的东西，即成为一支战略力量的意志。

欧洲在经济和文化上是一个巨人，但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却是一个矮子，在战略上也是一个矮子。1945年以后又过去了三十年，欧洲仍然分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并受着它们的制约。欧洲同第三世界一样，是超级大国的一个练兵场所，一个潜在的战场。欧洲是敌对双方互相敌视的最大赌注，但也只是个赌注而已。

面对着苏联的威胁，中国开始同美国和日本接近，一些欧洲人对此感到宽慰。但是，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我们的欧洲大陆越来越成为苏联手中唯一重要的抵押品。苏联对巴尔干地区，甚至对于中亚地区感到忧心忡忡。苏联既不能征服巨大的中国，也无力与美国这个堡垒直接对抗，因此，最后只有转向它唯一可以攫取的猎物：西欧。将来，如果苏联被敌手置于困境，那么它就会把攫取的东西作为迫使敌手赶快接受讨价还价的唯一手段。

退潮中的美国，涨潮中的苏联

从两个超级大国这一级来看，当前不稳定已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近几年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正在步步后退，相反，苏联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

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遥遥领先的首屈一指的工艺技术强国，是西方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国家。所以，它担负着西方的政治领导的责任。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安全，靠的就是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和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越南战争的溃败和水门丑闻的发生表明美国的实力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与其说是物质上的，倒不如说是精神上的。此外，还有两个因素加重了这一危机：一方面，国内各种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军备费用却不断增加。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希望削减防务负担；收缩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部署；减少对外国的军事援助；使美国人民的斗志涣散。因此，人们可以理解欧洲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因为欧洲人明白，在当前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安全仍然要依靠美国。

面对着削弱的美国，谁能说苏联是在走下坡路呢？虽然它在农业方面存在着困难，但西方同它的合作，使它弥补了在这方面的困难。而且，苏联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到本世纪末将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地区。苏联的重工业具有强大的实力，在工艺技术方面也是这样。

在战略方面，苏联掌握着两张最重要的王牌：其一，它推

行一条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现在它仍然毫不掩饰地卖力地推行着；其二，它拥有一支支持它的这种政治意图的强大的军事力量。

1975年以来，世界战略态势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美帝国主义处在一个退却阶段；而苏联帝国主义呢，用爱丽娜·卡艾尔·当欧丝的话来说，它“犹如涨潮之水，力图填补美国留下来的真空。”

苏联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攻势。为了对付中国，1979年1月，苏联决定通过越南这个中间人用武力侵占柬埔寨，同时又竭尽全力利用它的亚洲盟国或采取中立的国家，在前中华大帝国的周围组成一个包围圈。一个多月之后，北京作出了反应。这个反应是有力而果敢的，然而，其规模十分有限，即“教训”一下越南这个小国。结果，那个亲苏包围圈未能被打破。

在第三世界，从中东到南部非洲和马格里布，^①苏联依靠它在那里的日益增强的海军力量，企图直接地或者通过古巴、捷克和东德的雇佣军，在西方的能源和原料产地取得立脚点。

至于在欧洲，苏联在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上争得了对它1945年征服的领土的保证以后，现在又在想方设法获得对西欧事务的监督权。

谈判和幻想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反映了苏联已经取得战略上的均势。

^① 西北非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总称。——译者

1972年5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签署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确认两个超级大国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这项条约是针对中心系统的，即可以从本国领土或海上直接打击对方的核武器。同时，条约还规定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此外还附有一项临时协定。考虑到美国进攻性武器在质量上的优势，协定同意在数量上给苏联以很大的照顾。

1974年，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协定缩小了反弹道导弹的部署区域，并在地下核试验方面以及在会破坏环境的技术用于军事目的方面作了某些限制。考虑到苏联人在发展多弹头导弹（即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潜艇发射导弹（即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协定重新规定了导弹数量均等的原则。

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在忧虑重重的气氛中结束的。起初，苏联想通过谈判，限制美国从它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个基地以及从它的航空母舰（即前沿基地系统）发射导弹的攻击能力。但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工艺技术，于是这些新技术便成了谈判的目标：苏联人反对美国发展巡航导弹和把这项技术转让给美国的欧洲盟国；美国人则想大幅度地压低多弹头导弹的最高限额，因为苏联新式的陆基导弹命中精度很高，威力也很大，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民兵”式导弹的发射井，以致进一步威胁到美国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此外，美国人还想限制苏联部署的“逆火式”轰炸机。它虽是一种中程轰炸机，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美国的领土。

^① 即海参崴。——译者

不管怎么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有利于苏联人继续改进其现有的“分导式多弹头导弹”^①，增强其针对美国“民兵”式导弹^②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这样，将来美国就没有其它办法予以对付，只好进行可能包括袭击城市的大规模报复。这样的结果，双方相互使用核武器交火，并必将迅速走向极端，进而导致核自杀行动，最后共同毁灭。如果美国——它不大愿意为欧洲而牺牲自己——在欧洲采取撒手不管的态度，那么苏联人就能取得他们所希望的心理上和政治上的胜利，即拆散西方联盟，也就是说，使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与欧洲大陆的安全脱离关系。

为了对付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力量的优势，大西洋联盟将其战略建立在实施逐步升级反应上以及使用战术和战区中程核武器的基点上。今后，对于美国来说，问题是当发生第二次或第三次打击时，如何使欧洲大陆上的升级行动不至于导致美国领土上的陆基导弹发射并被摧毁。如果苏联人想毫无风险地用武力征服欧洲，那么他们必须要取得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即拔除目前能防止欧洲遭受任何侵略的美国核保护伞。

人们不禁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1978年3月美国关于推迟生产中子弹的决定。中子弹可以极大地增强西方联盟在欧洲的逐步升级反应战略的效能。苏联人的抗议声明以及他们的宣传机器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受中子弹而开展的毒化宣传运动，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中期之内，在八十年代，美国

① 即一枚导弹的弹头，装有多多个独立制导的核弹头装置。

② “民兵”式导弹是美国的一种战略导弹。

战略威慑力量同欧洲大陆脱钩的前景是欧洲人考虑自身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发生动摇，而且这种态度将越来越明显。但人们不能因此对他们怀恨在心，因为，在核时代，独立是不能分享的。统一的欧洲也不再需要谁来分享它的独立。

既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已经达成，那么，第三阶段会谈就应当讨论中程战略武器系统，即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和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组成的前沿基地系统以及苏联以 SS-20 导弹和逆火式超音速轰炸机为代表的“欧洲战略”武器系统。谈判将使苏联人有进一步的机会来使美国的战略武器与欧洲大陆脱钩，因为把欧洲安全的保障降低到双方中程核武器的均势基础上，就能最终取消美国远程核武器的保护伞。不管法国或英国是否同意，它们的打击力量也将被牵涉到未来的谈判中去。

苏联人就这样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坚持不懈地追求他们的外交—战略目标：使美国脱离欧洲防务关系。他们即将达到这个目标吗？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一开始，就出现了美国人限制向他们的欧洲盟国转让原子技术和空间技术的考虑，欧洲的当政人物那时大概就已经想到过上述这个问题了。1979 年 1 月初，瓜特罗普四国最高级会谈提到了举行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前景，从而证实美国的核武器将从欧洲逐步撤出。这大概不会使欧洲人感到放心。如果没有一种新的西欧安全结构来填补由此而造成的空白，那么美国核武器撤出西欧将是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共同均衡裁减驻欧军事力量的维也纳谈判是东西方外

交一战略较量的另一个场所。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这一会谈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在西方盟国看来，谈判必须导致两个阵营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的平衡，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裁减东方的力量。而在苏联人看来，则是要按照同等的比例裁减双方的军事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要维持目前有利于东方的力量的不平衡状况。

西方国家是中欧共同均衡裁军谈判的倡导者，它们本来想通过采取这一主动行动来抵销苏联人关于召开赫尔辛基会议的主动行动。但是，西方国家却没有抓住主动权。通过中欧裁军谈判，苏联人可以达到他们的另一个目标，即在中欧地区实现非军事化，这就等于要使德国非军事化和中立化，而德国是唯一有能力在常规力量方面与苏联抗衡的强国。

苏联人可以提出建议，把他们驻在中欧的部分或全部军队撤回到自己的边界一侧，而美国的同等数量的驻军也要相应这样作，这就意味着要美国军队撤回大西洋彼岸。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在两天之内就可以到达莱茵河，而美国则必需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才能把足够数量的军队运回到欧洲。美苏两国在地理条件上是不相等的，所以，如果中欧的均衡裁军谈判在目前条件下达成协议，那就会在非军事化的掩盖下，向欧洲的心脏地区注入一个引起不稳定的严重因素。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理解法国为什么拒绝参加这样的谈判。

最令人不安的后果并不在此，而在于欧洲盟国驻德国的军队，包括法国的第二军在内必须撤走。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样做，势必会使欧洲各国失去在安全方面进行合作的任何希望，也就是说，使欧洲丧失任何保持独立的可能。